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練兵已從新議營備未改舊觀謹據耳
自之真謬抒芻蕘之見仰祈



聖明採擇以固內地以樹外威事慨自逆奴披
猖盈廷聚議從容畫策者酌而言時之所
欲慷慨剖心者憤而言世之所難意卽人
人殊夫誰不急急言兵切切言練蓋誠有
見於兵存練廢與無兵同練多備少與無
練同也臣愚不肖一介腐儒原鉛槧之未

工豈謫鈴之敢問猥蒙我

皇上允廷臣分練京營之請以省臺六臣各董其事而臣得以臺次分神樞一營至五營遂日討軍實而訓練之恪守期會無敢曠也嚴核有無無敢虛也詳較優劣無敢紊也明示賞罰無敢寬也確查支銷無敢濫也大都遵從來不易之規則而參以目前隨宜之條件但得其人非老弱力便可資但得其性戒驕惰法便可馭卽射打少者

與或演而漸多卽武藝生者與或習而漸慣誰謂京營而不可練又誰謂練京營而不可用也然我有所以用營兵豈營兵而無所以用於我盛甲所用以衛身也而盛甲則旣敝矣器械所用以制敵也而器械則旣鈍矣騎馬之齒落骨高皮存毛盡應換而未換車輛之名有實無箱朽軸蠹催補而不補是京營之兵無不可用而京營之備無一可用也徒手搏虎舍舟濟川無

惑乎堯鑿帶而頭岑礮石發而心春乃一
槩罪之曰市井猾腕不任訓練抑亦太薄
視京營中數千萬人矣故爲今日京營計
萬不可以不練爲今日練京營計則盛甲
器械弓矢車馬萬不可以不脩脩則二巡
視練之而有餘若猶是置不復脩也卽臣
等百人分練亦不過多一員官便多一番
事多一番事便多一番擾竟何益於強弱
之形勝敗之數哉臣至此而不能不致慨

於今日之無兵甚也更不能不致慨於今
日之無兵而求有兵難也據其策不曰招
集則曰挑選不曰挑選則曰調援意固謂
近者先而遠者續急者行而緩者來將無
地而非兵亦無時而非兵也臣竊以爲招
集是矣然人之強有力者無多勇知方者
能幾凡有恒產者不能不重身家卽無身
家者不能不愛性命則今日所旁招見募
之衆強半皆惰遊不率之人此輩非厚餉

以結之詎可責之披堅執銳否揆選是矣
然一檄飛而羣情囂動一夫出而滿室驚
惶母持子踵妻觸夫胸如喪考妣若赴屠
垣黃沙未及拂面白刃已似加身此輩非
厚餉以鼓之詎可責之投石超距否調援
是矣然去井離鄉旣罹宿露飡風之苦攀
山涉水更經戴星揮雨之勞迫之則慮竭
其力徐焉則必愆於期資奉宛若驕子姑
息總如倩人此輩而遇控弦鳴鏑果能得
其死長親上否又况乎數千里間關而至
一二人鼓煽而逃逃而散或竊或匿其害
猶小逃而聚爲劫爲掠此其害且將有未
易測者嗟嗟奴急旣苦無兵奴緩又苦無
財究竟兵之數不容不滿財之數不容不
增旣無火延薪盡之勢寧免泉涸池竭之
憂當茲災沴頻仍之際已難久派之民間
則此士馬飽騰之需應惟專請之大內惟
願我

皇上憫天下民物凋敝之甚念軍興財賦需用
之殷早省一切無名之費預杜一時無厭
之求心心念念但用於國銖銖兩兩只用
於軍藉厚贍以固三軍之志精堅利以壯
三軍之膽庶幾乎緩急可恃而戰守無虞
想此固今日中外練兵者之同心也練京
營云乎哉奉

聖旨兵部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謹

題爲內備弛緩如故外侮底定難期仰懇

皇上勅命廷臣速爲經臣催辦經臣速爲封疆
出

都以早定恢復之謀早張撻伐之烈早釋

九重宵旰之懷早慰四海雲霓之望事慨自遼
城告陷狡焉逆奴何日不秣馬勵兵急窺
我河西乃我顧若乘其秣馬勵兵幸得稍
稍偷此安閑也者身甘游釜心樂處堂一

似乎我之原未有遼而遼之原未有事徒見封章之積如山虛負

批荅之下若水顧誠不知遼果何害於

國而輕輕棄擲若此

國果何負於臣而泄泄從事若此此不惟難以時勢責之而且難以情理度之空說征兵調將未聞出關之兵將堪用空說盛甲噐仗未聞出關之甲仗幾何外解不知作何發落

內帑不知作何開銷紙上折衝不過粉飾太平之畧盃中談笑奚取撇演太平之容一事未成百慮俱歇特僅僅恃一無兵無餉無道無將之撫臣與夫三岔河一衣帶水便輒以爲天塹也長城也噫此衣帶一水非我能守而奴不能來也奴特未來耳轉盼間秋風動矣塞馬驕嘶胡笳滿地不知奴肯忘情於我廣寧否况東山負固之徒殲欲盡矣誰復能牽其後黃泥伐戍之騎

散於農矣誰復敢遏其前四衛之地已非
我有一葦之航但聽奴便是我之急着俱
被奴緩着悞盡奴之進着又從奴退着做
完

社稷安危真真只在眼前乃

朝廷之所恃以爲萬安而無一危者惟一熊廷
弼舉

朝之所恃以爲萬安而無一危者惟一熊廷
弼雖四海九州之遠編氓輿隸之微之所

恃以爲萬安而無一危者亦無如熊廷弼
又一似乎廷弼而至便可隻手繫奴酋之
頸無復更用兵馬錢糧矣無復更用盔甲
器械矣卽不然亦似廷弼別有一種天驚
地動神輸鬼運之術可無俟樞計之區處
便兵馬錢糧不可勝用也可無俟庫廠之
督發便盔甲器械不可勝用也今廷弼奉

勅詔入

都門矣

命不宿家行不俟駕抹焚拯溺罕見其比然仍
須用兵馬錢糧否仍須用盔甲器械否不
能不用而諸臣又不能預辦速辦以無悞
其用徒日日會議人人爭執延捱日月就
閣工夫臣切恐拯溺者之徒蹇裳而更悲
抹焚者之無勺水也今廷弼住都門已月
餘矣臣聞其入

都之日公卿大夫交笏稱慶兒童走卒遮道
擁觀卽我

皇上亦若欣欣然慰酬髀之想寬

東顧之憂者旣不難一處言官再處言官以昭
雪廷弼之心於旣往又何難一次晉爵再
次晉爵以隆寵廷弼之身於將來爲廷弼
者受

命又更新矣受恩又更深矣受任又更重矣最
難聯貫者中外屬望之殷此其一出而荅
衆心也今番此行最難湊泊者上下氣類
之合此其一出而時

知遇也今番此行最難再得而又最難更失者
目下之光陰與夫心上之主張此其一出
而懲前毖後也今番此行况廷弼行而遠
近之兵將莫不聞而神王廷弼行而山海
廣寧之士民莫不聞而膽粗廷弼行而三
岔以外之抗而不服服而復抗含憤抱痛
半歿半生之衆莫不怯者勇而勇者奮故
廷弼速行一日則諸事速辦一日我能多
布置一日則奴且少安插一日是今日彼

我勝負關頭實在廷弼行止遲速間係之
想廷弼不日成行矣在前日爲遼左之廷
弼有去路尚有歸路在今日爲廷弼之遼
左有進着更無退着故遼瀋一日未復廷
弼之進未已開鐵一日未復廷弼之進未
已蒲懿清撫一日未復廷弼之進未已且
猶未也李永芳一日未碎尸廷弼之進未
已奴酋一日未授首廷弼之進未已卽奴
之新寨舊巢妻孥子姓一日未焚而一日

未俘廷弼之進未已是遼左一片土視廷
弼爲存亾而廷弼七尺軀與遼事爲終始
矣勿動搖於流議勿怵惕於後艱勿一面
以防夷情又一面以防人情勿一面憂今
昔之不能不異又一面憂寬嚴之不得不
異慮周戰守緩急之中計徹兵將情形之
外臣固知廷弼之氣魄才力當饒爲之乃
臣之私憂過計又不在廷弼之所以爲封
疆計而在廷弼之所以爲自家計蓋計封
疆固必盡展自家之所長而計自家又必
盡反自家之所短捐除自家之成心而後
可以合天下之公心參伍天下之衆論而
後可以証自家之定論人無東西南北之
殊何所任非

朝廷之事事無人已爾我之分但能成卽
朝廷之福彼衆智之智誰無一得而衆功之功
我集大成心虛而量自宏益自廣氣定而
謀自裕畧自遠夫然後可以盡釋羣疑多

難之會而畢竭其精神力量之全倘不其然

聖眷之優渥無二

明明在上言官之放逐非一耽耽在旁何以仰

酬

聖眷何以俯謝言官此廷弼之所以爲自家計
卽廷弼之所以爲封疆計

廷臣而欲爲封疆計抑獨何心而不速速爲

廷弼計臣且

陛辭矣馬首南矣目睇江關心懸

魏闕瞻

天顏之漸遠知葑菲之不遺倘臣以一言而搏
動廷弼之心臣以一人而喚醒舉

朝之夢大家併力剋期速成是又微臣之憐
憊一念爲廷弼計爲

廷臣計而總之爲我

皇上封疆計者如此奉

聖旨經畧出都有日一切緊要事宜何妨條畫

以佐實用不得旁溢浮議藏露機鋒以掣任
事之肘督催兵馬器械諸款昨自有奏已有
旨了該部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 謹

奏爲欣逢

覃恩新例懇進臣父舊階以伸子情以隆
孝治事臣惟

國家有不易之典曰考滿

朝廷有不時之典曰

覃恩考滿者

令甲也恩常限於制之中

覃恩者異數也仁每溢於法之外臣以萬曆三

十二年進士任中書舍人者三年例應得封父母及臣查

大明會典內一款凡文官考滿及遇

單恩有父職高於子者准進一階臣父如式原任河南布政使司叅政因得進階中大夫嫡母信氏封淑人此固進階之常制也爲考滿言也自是而臣以中書舍人考六年滿遂以

國制有限不得爲臣父再進一階卽子情無

已亦不敢爲臣父再

請進一階祇封臣生母左氏爲太孺人此亦考滿之常制也非爲

單恩言也蓋烏烏之私情空殷殷一念而風木之餘痛已隱隱數年茲者幸遇

皇上新膺

寶位沛發

單恩旣不拘以考滿之常又不格於進階之例已普天同慶而率土咸霑臣因查得近日

戶部主事詹應鵬都察院都事楊聞中父
階已

贈仍乞進階諭德魏廣徵父已進階仍乞再進
業已同蒙

聖慈俱奉

俞旨今臣所陳祈與諸臣事例委無不同仰懇
皇上

勅下吏部准再進臣父一階并臣母給之
詔命

鳳藻飛雲敢云人子顯親之孝
龍章煥日總荷

皇上錫類之仁臣曷勝顙望待
命之至奉

聖旨身如式准增大中大夫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地方失火事臣接邸報見巡視東城御史汪泗論一本爲失火事奏稱大坰馬房於本月初二日夜一更時分馬房城內有漆匠韓大煎漆失火燒燬公署大門三間並無延燒草束馬房等情竊照大壩馬房係臣等該管地方理合叅奏但彼處該管官尚未呈報已發票嚴提該倉官吏審究失火情由刻期未到具

奏似不宜遲臣等看得近日戎馬生郊風霾
示警屢蒙

皇上嚴勅修省一時僕圉臣工所當兢兢戒嚴
况埧上馬房又備

法駕以利馳驅者更關緊要卽是雲錦成羣更
宜晝夜巡警乃輸箭手馬敏守門人董權
閆自春等怠緩從事火燎於原問誰典守
則有掌馬房官張勤藐視天閑玩日愒月
真同霸上之兒戲矣致鬱攸之肆焰俾蜚

觀以成灰律以不職自焚之戒何說之辭
法宜究懲以警疎玩伏乞

勅下法司提張勤一千員後究問如律庶旣往
者知所畏威將來者不致貽患矣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比例懇

恩俯容暫假歸省以少效子職事切照臣海國
孤踪冷曹餘骨久以濫塵薇省今幸需次
蘭臺况當

國多外患之時豈是臣顧內私之日唯是臣
之生爲庶子又是獨子臣之家有老母且
是病母居恒數日之間鄉書不至輒怛怛
心動不能自禁乃忽接家報謂臣母比來

積勞頓發飲食幾廢思臣念臣恨不卽一
見臣臣與臣母蓋相依爲命者也病母憶
子情急呼天客子思親術窮縮地祇覺臣
母之病不啻臣病而臣心之病又不啻身
病者一無所事萬不容已此臣所爲查照
前咨台臣郭如楚林有臺之例追隨同咨
台臣李九官安伸之後叩

聞而有請也伏望

皇上

勅下吏部查果臣情非假托事合往例旣烏烏
之私情得少伸於今日豈犬馬之微軀敢
自愛於他年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東省民窮已甚天災疊見堪憐仰懇
聖明俯顧民岩仰彌天變

急下蠲賑之令急救倒懸之苦事職惟

國家有不得已之時其勢不得不資于下民

間有不得已之時其情不容不控訴于上

然不得已之在國者固無如兵其不得已

之在民者誠莫如荒若夫兵荒交至此正

所謂加師旅因饑饉古聖賢所稱最難措

手時也今何不幸而我東省適並值之臣
東省人也驚聞東省近日之情形不覺入
耳痛心何忍姑默焉而不一陳于

皇上之前夫山以東地原沃壤也民原肩摩也
而今則地非昔之地矣民非昔之民矣是
固四五年前所爲人搏肉而相食村蕩產
而成墟之地也是固

皇祖所爲慨發罔寺之金特散禁廩之粟專
救西臺執法之臣所蠲賑而存活之民也前歲

之凋疲尚未盡起連年之水旱又復頻仍
寧惟箕斗興嗟抑亦庚癸可慮且自我馬
驛騷羽書傍午雖海以內分財與力而各
盡惟山以東合力與財而俱竭蓋征兵加
賦四海所同而水運陸輓二東所獨所持
撫臣趙彥嘔心區畫并力撫循旣意主于
獎廉抑貪更法嚴于征解火耗哀此枯腸
燥吻之民得免化離死亡之慘以至今日
所不意者天禍未悔民命終窮自春徂夏

雨澤愆期顧望西郊之雲人猶挾鉏而狼
顧既焦南畝之稼衆遂釋耒而涕零二麥
無成三秋何望是民之困于旱也已如此
又不意者陰且留陽愆乃動羽忽而雷雨
暴作忽而冰雹交下如斧似礪田夫竄而
偷生折木委苗野鳥迎而墮羽是民之困
于雹也又如此更不意者三時之耕耨無
幾四野之蝗蝻橫飛來如水逝雖無波而
自流止若雲屯雖有風而不斷誰忍見此

亂影蔽天黯然淡日月之色誰忍聞此悲
號震地閔然咽金鼓之聲嗟此農也一困
于旱則地之荒不耕耕不種者十之二三
再困于雹則苗之種不出出不長者十之
五六三困于螟螣蠹賊則苗之心與葉根
與節曾不足以供其一飽而原隰萬稗亦
且蕩焉一掃而無餘嗟此民也新絲新穀
俱賣猶恐無以聊生無夏無秋若此亦復
何以卒歲牂羊在道俯仰之計已空鴻鴈

告哀追呼之擾何益况乎波濤未靖方驚
瀚海傳烽凍餒切身能免潢池聚嘯此職
所以惴惴然懼者正以人窮易以相呼人
呼便于相應以奸民誘貧民漸不可長以
內變應外變禍不可言回首安丘故事尚
覺心寒矧茲逆奴媚獫寧無骨慄懇惟
皇上軫念妖氛未掃民瘼堪憂民惟邦本而今
之民又非復太平之民也本固邦寧而今
之邦又非復無事之邦也亟

敕該部盡蠲山東新派之遼餉以收拾目前之
民心轉行撫按衙門卽速查各被旱被雹
被蝗地方酌災傷之輕重定舊徵之額數
并嚴檄各報災踏災勘災地方酌道路之
遠近定申覆之後先務求刻期赴限不得
徃復遲延其一切救荒事件應題請者題
請定奪應便宜者便宜行事倘溝壑立轉
而涸轍回生枯槁得噓而子遺起色外侮
雖未卽消而內難幸不卽作或亦今日安

內攘外之至計也奉

聖旨戶部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房 謹

題爲救荒原無竒策策荒偶有管見仰懇
聖明立賜脩舉以彌近憂以垂永利事臣惟

國家之大變曰兵與荒救荒之大畧曰蠲與
賑蠲者上固無所出而下亦不得分毫之
入賑者下雖有所入而上亦不勝鉅萬之
出故救荒以賑旣難多又難繼甚至貧者
未必賑賑者未必貧則賑虛救荒以蠲旣
易狗又易偏究且蠲者未必災災者未必

蠲則蠲虛且臣見往年雖荒不過荒困其
支體鵠形鵠面之徒但思苟延其殘喘獨
怪今日一荒遂至荒中于膏肓揭竿斬木
之輩且啻快逞其雄心此其機若在饑荒
又若不專主饑荒此其策不越賑蠲又若
不專靠蠲賑頃臣東省民窮天災一疏業
已下部議覆在

皇上方沛如天好生之德豈計臣而不切已溺
已饑之思尋蠲新餉以延重困揆時度勢
計無出此然臣切再四度量天災之流行
代所不免何獨此山以東不災則已災則
必至于荒不荒則已荒則必不可救救未
几而復憂荒荒未几而復議救一至于此
且東省諸郡災青偏多而青郡諸邑凶荒
特甚臣又竊再四思量是固天時之不偶
或亦地勢之使然今試以地勢言之西南
阻山東北环海旣無商賈貿易可徵貴賤
又非舟車往來可通有無不惟時值凶荒

勢不能梯山航海以銀錢易一升斗以資
俯仰是歲歉而貧者愈貧卽樂歲粒米狼
戾勢亦不能担負越境以升斗易一錢銀
以完逋負是年豐而富者亦貧哀此東人
旣已豐歉俱困貧富無依惠此東方何以
南北相通水旱無慮憫民窮而籌國計計
惟有急脩膠萊新河爲第一吃緊事是河
也乃前人所開避海洋以濟運之故道也
現今河有寬窄水有淺深規制俱存閘壩

仍舊稍加人力卽成通渠係復舊不係創
新名䟽通不名開鑿用海船亦用河船正
以並運而通漕之窮豈以獨運而廢漕之
制此河旣通則居恒而兩路並進千艘畢
集可免盤剝淹滯之苦卽遇變而此或阻
滯彼尚流通亦可免意外扼吭之憂臣嘗
廣搜以窺其全細叅以觀其變壅決挑塞
迂廻牽挽利多于害者漕也乘風快意破
浪驚心害多于利者海也無黑海開洋之

險而特藉迅速之勢無黃河迂徙之患而更省脩築之煩暫勞而永逸有利而無害者新河也利害既已彰明事半又且功倍乃徃徃方議舉行旋復報罷者此何以故良以身在事中者明知其利徒苦經始之難身在事外者未覩其害輒惑訛傳之說故謂當開而需時者不思事成于預彼綢繆之謂何卽有曾開而用功者亦是旁掣其肘此紛紜所從起也安得議事之心卽

任事之心則議卽議其所任不至互相柄鑿又安得任事之人卽議事之人則任卽任其所議不至終成畫餅乃臣近日見同官游士任累䟽建明洋洋纒纒而更諄諄以新河爲言臣服其思深慮遠的確經濟因細叩其河途之紆直河岸之狹濶河與海相距之遠近以及功辦之難易費用之多寡始與終可定之規模事事俱有定筭處處俱有成說而適值其募兵江淮練兵

登萊又與事機相會任與議又相合是或
者天之假手焉爲我

國家興此萬年之運道爲我二東拯此億萬
饑饉之灾黎乎懇惟

敕下該部速議脩復膠萊運道卽將新設撫臣
陶陶郎先及道臣李邦華

敕內并載入河工一款游士任江淮竣役登萊
結營卽畀以巡視之責其一切錢糧夫役
應行事宜許令會同撫按從長議處將見

此工一興則民盡夫也貧者之趨利如鶩
逮此工一成則河卽海也渡者之揚帆若
駛以之收拾目前之人心一便也以之安
排日後之水戰二便也以之疏通京運之
艱難三便也以之販載江淮之米粟四便
也遠可以足民富國近可以禦灾捍患方
今蠲賑而外策未有先于此者然此議非
始于今日非創于一人也生臣之鄉者創
應節高舉顏思忠諸臣曾頌言于

朝宦臣之鄉若于仕廉李長庚畢懋康陳于廷
徐夢麟諸臣皆曾繪圖看說爲蓄艾求芻
之計至臣所不及聞不及見而并不及知
者又不知其凡几今夢麟以終養

請告去齊魯數十年矣文章政事彪炳一時際
此時事孔亟之日而坐令安攘長才閉門
誦讀雖于夢麟之恬脩得矣其如我

國家事竟不得其緩急一臂之用何哉人存
政舉故臣因荒政河工而並及之統惟

聖明裁察施行奉

聖旨膠萊屢有建議未見成功這所奏脩復四
便該部確議具奏工科叅看得膠萊河之
議國與民均有利焉蓋運河仰澤于天常
苦淺涸膠河引水於海源源不窮其利一
運艘若由膠萊旣避黃河洪濤之險又無
海上磯島之厄其利二且安流旣濬則商
賈可通有無相濟其利三况東省荒旱而
興工可借以賑饑卽可以弭盜其利四前

兩利則國受之後兩利則民受之臺臣以
東人言東事必確見其可行者也抄出覆
之